

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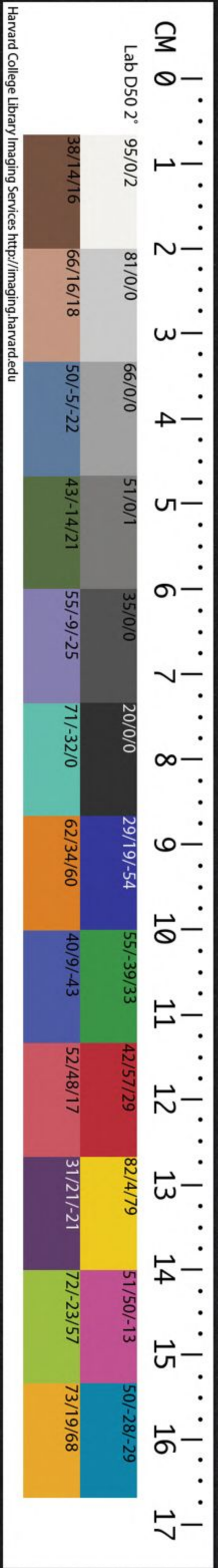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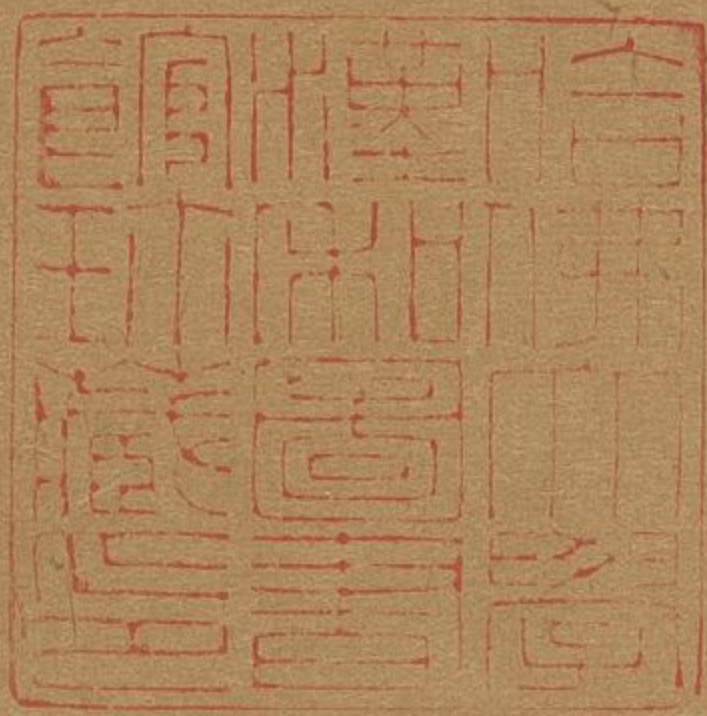
卷五十六之六十一



15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梁沈約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謝瞻字宣遠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為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

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

吳興郡人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昆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

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
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
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
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矚字
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
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
疾懈倦躬自執勞爲母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
矚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
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
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羊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

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
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
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
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
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
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
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
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
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

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鐘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

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

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
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
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
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
知反務未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
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
旣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
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

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
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
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
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
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
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
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
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
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
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羈由此

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
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
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
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貞外散騎侍郎遭母憂
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
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
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
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

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
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亦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
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
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
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
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
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
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
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

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苟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

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襌褶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勲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

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說日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熈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攬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

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日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八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

尚書令臣美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美之不禁或云美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美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美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美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

美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八璩之爲治中美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

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
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
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
輕而事有譌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稽人去而從商
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
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
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
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
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
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

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
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
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
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
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
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美溢同於水火旣而蕩
滌園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
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
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
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
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
旣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
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
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
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
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
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
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

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
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
商飆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
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
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高祖
領兗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
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
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
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
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

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
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
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
奏下景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
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
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
廓書曰揚州自應者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
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
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
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

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
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
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旣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
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
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
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
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
改之邪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
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
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

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
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
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
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
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
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
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
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
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
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

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
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
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
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
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
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
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
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
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
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

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患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

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

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
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申元
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
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
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
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家由來豐儉
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
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
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

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
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
興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
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
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黃門郎太子
中庶子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
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
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庶子領前軍將
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
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

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在直請急詣郎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兖州事還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旨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卽應聞啓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

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卽若繫尚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爲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爲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毓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曾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

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興

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謂陞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出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令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禘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闕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祕書監臣或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

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
祿不計戶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
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
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太守與宗前
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
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
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
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
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
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覲前除右衛

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爲失
分又聞與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
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
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
茲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
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太宰表如此省以慚
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凌競驅扇成風將何
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
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
如右攝曹辨覈尚書袁愨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

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
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
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
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
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
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
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
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
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
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

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頗
卽復回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
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
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書
監帶授典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
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
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端還爲矛
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况義
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
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典宗新附官須事御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詔曰興宗首亂朝典
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
絲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
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
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
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
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
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
恭師伯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頃前軍長史輔國將
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

袁顛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
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顛在襄沔
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
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
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
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
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
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
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

屬事與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與宗令往與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乎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謚卽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賢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爲

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第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

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
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
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
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
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
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
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
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
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
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爲玄

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
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
與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
部曲猶有二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大息深
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
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
威名率此爲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
乘輦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
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
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

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李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李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與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指與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閣口與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

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與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與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與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

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顛首勅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

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卽安所益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盱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強將勇圍之旣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水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

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

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

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
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
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
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
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
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
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
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
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

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
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
甚幼外甥袁顛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顛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
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
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
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
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
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冑多欲結
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北地傳隆

與廓相善與宗脩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與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宋書卷五十七終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

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卽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

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
本總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表義熙
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
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
驚歎謂國郎中令濬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
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
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
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
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
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

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賢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
才義豐辯未必皆愿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
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
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
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
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
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
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
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
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

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勅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矧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負外散騎琅琊王太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

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瑯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

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卽位
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
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
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
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
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
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慧琳曰檀
越素旣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言之後猶未服膳若以
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
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

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
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
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
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
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
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旣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
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
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
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
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

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
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
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
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
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
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
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
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
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
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
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
弘微旣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
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
手勅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
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謚司徒
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
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

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並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爲

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李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勦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

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
白衣領職時羣臣詔見多不即前卑踈者或至數十日
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
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無子從孫奐為後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荅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
如荅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
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宋書卷五十八終

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盧鄭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集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
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為高祖相國左長
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復為五兵尚書吳郡

太守太祖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
又遷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
時年六十諡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
祕書郎衡陽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居黃門
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
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
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
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
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
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

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
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
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
爲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
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
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邵兄子也父禕少有
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
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醢毒禕受命旣還
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

六卷張邵
後卽有此
此未克重

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已至蕭城

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臣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遑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便宜豈有捨萬

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
公馬蹄世祖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
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慙亦已
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
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
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
穀定最爰旣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卽遣數百騎急
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
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旣
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

戲馬臺市糴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
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
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
隊主梁法念荅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
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
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
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
可遣送明日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
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
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

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和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忽杜門絕橋暢荅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

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苦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

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
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
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
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
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
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
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
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
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
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

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句異暢曰
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旣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
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
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
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
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久闊南信
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
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
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
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

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哺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王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

煩相見燾又送鹽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駁鹽是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

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
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
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
付燾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
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儻君而著此使將
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
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又處
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
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
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

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
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
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
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間諸將倒曳脚
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
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
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
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
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

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
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
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
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
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
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
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
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劔王
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
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

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鎮軍聖略
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
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
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
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
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
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
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
之始孝伯曰待此末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
笛等器及棊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

會政使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
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觀前來諸
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棊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
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
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
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
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
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剪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
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
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

饑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
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
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
祖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
曰此論誠然暢欽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
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
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
之言則慙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
亦有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
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

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二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韋絙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

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卽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輦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

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
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愴深切常懷諡曰
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
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
位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
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辜使禮佛動至數千并
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
王子勛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說亦有美稱
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
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
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
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卽代休若爲雍
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
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
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灑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
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
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
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宮使
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

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
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
習緣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
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
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
流傭未歸劓瘐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
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
劔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興王濬
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
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

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卽位任
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
官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
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
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
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
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
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
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
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

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
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
消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
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
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本官如故諡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
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
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
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

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
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
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
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
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
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
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
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
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
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

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
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
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
詬辱羣臣并使自相朝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旨嘗使以王僧朗朝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
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矜惜智淵伏席
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
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祔上寵姬宣貴
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

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
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
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
早卒後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
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
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
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
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健以此爲

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眾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朕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恇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撲假命危城載安平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宋書卷五十九終

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 管國子監業事 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泰初爲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

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旣立軍甲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櫛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咨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爲非宜元顯不

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義旌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

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公之友愛卽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

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旣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子孝而得臯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

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烏
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
二品賴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
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
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
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偶其二
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篲
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
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
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

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
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
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
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
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
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
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
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
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
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

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
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
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
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
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
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
不作板涓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
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
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
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
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
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
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
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
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旣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
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
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
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
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
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

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
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
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昏耄已及百疾互生
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
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
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平
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
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
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

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
爲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
寡單於負水租輸旣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
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
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
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
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
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
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堅
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

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
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災惑
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
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
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違聖顏拜表悲咽
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
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
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
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
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

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實有兼常歛契關
戎陣顛隕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
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
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
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
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輦到坐累陳時事上每
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且不顯求民之
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
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
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

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榮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上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

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

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
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
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
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
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
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
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
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
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
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

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
臣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愾耄言或
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
身之所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
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
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
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諡曰宣侯長子昂早卒次子嵩宜
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祿大夫次羣太子詹事謀反伏誅
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
坐羣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爲尚書中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

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

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虞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

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旣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醢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治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書金部奏事如

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旣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羣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

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又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

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穎川穎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

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丞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鄼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及進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

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
常侍江夏公衛瑱上表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
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
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
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素心忠
正加以伐蜀之勳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
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琛之嫡
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
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
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

既往之勳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潁川陳茂
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禍加
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
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
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
勳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
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
伏願陛下遠錄舊勳特垂矜察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
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
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

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廢藉之美謂弘曰
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
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
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
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
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
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
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
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
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熹等議

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
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懃恪
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
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
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
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
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
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
自顯世祖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
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謨以
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
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宋書卷六十終

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縣右春坊右中允管國

監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
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
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
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

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
長安留守柏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
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旣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
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
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
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
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
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
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之
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

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
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
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
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
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畧隴右固關中之
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
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
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
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
叔治京兆霸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

世吏部郎才脩既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夫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聞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

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並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鮮卑人也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為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脩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

王食邑三千戶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睚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

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惡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

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
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統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
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
酖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
慮經固親敕陛下而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
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
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
墳未乾情事猶昨遂篋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
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
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

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于遠近暴於人聽臣
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
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除
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咽乃
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
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
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
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
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
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

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
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
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
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
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
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
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恣夙成實
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
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
恠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

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
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
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悉於一
朝特願留神允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
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
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
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
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
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
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

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未淪終始無寄可追復先封持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臣權逼天未悼禍運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念讐耻含痛內結遵養姦匿情禮未申今王道旣亨政刑始判宜昭國體於是乎在

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密心魂少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古咄以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邇志節不申感焉兼至音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閻纂獻祖荷榮晉代考其忠槩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

仍遷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歛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旣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字孝文爲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並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暠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又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醖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竿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

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
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
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
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
荷今旣分張言集末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
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
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

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
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
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
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
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
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
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
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
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
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

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
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
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
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
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
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
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
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
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

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
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
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
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
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
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
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
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
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

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捕魚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竒服異噐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誡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驪駟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賔

化文明在躬王衡旣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及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真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畧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勲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竝可授以邊

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
南中夙遠風遙迥隔蠻獠狡竊邊氓茶炭實須練實以
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
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戍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
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
懼瞽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楊南徐交三州
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劍二
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
徒餘如故義恭旣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

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它物
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季千萬二
十年季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
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
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
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
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
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
並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
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

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
城備加誠勒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
仲奔逃之耻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
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
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
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
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兗
青冀司離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三州移鎮盱
眙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
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
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劾召義恭
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
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
府內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
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劾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
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劾聞世祖
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
小劾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
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劾從之世祖前鋒

至新亭劬挾義恭出戰恒錄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
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舩於東沿渚因單
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劬大怒遣始
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
既至上表勸世祖卽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
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
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曠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
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沖居或
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
代王順請耿純陳欵光武正位况今罪逆無親惡盈釁

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
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
故抱拜兆於壓壁赤龍表於霄微伏惟大明無私遠存
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羣
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
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卽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
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
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
增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

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
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
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並謂人君無降
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卽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
之禮詔曰閭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
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
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減質
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減質七百
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
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尚書曰臣聞

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
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
之置起釐百揆所以樂鉞矢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
職罔咎漢承秦後庶僚稱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
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
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使物
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
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
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佞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笏有
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

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
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
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
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
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
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
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
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
明誠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
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于

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
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
施帳并幃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
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舉不得重櫛鄣扇不
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眊不得孔雀白氍夾轂隊不
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絲衣舞伎正
冬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柸柈舞長躡透狹
舒劍博山緣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
諸妃主不得著緹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
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

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
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
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
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
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舩皆下
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鑊不得
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鎮京口二年春
進督東南交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故加入朝
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
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

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
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
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
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
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
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
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不得
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
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

侍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
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
忝皇族耆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禪崇萬一竊謂諸王
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旣以有州不
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
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
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詁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
鎮以時休止妻子室案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
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

貴王噐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
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
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祇奉
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
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
勸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
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
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
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兼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
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

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任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卽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誓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賴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

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怛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

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
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
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
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
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道永
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窆無
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
祐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勲戚震動于厥心昔梁王
徵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
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

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
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下詔
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果故從饗世
祀勒勲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寔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
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
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
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使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洮陽縣開國肅侯愨或體道沖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
効庶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

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持節
侍中領射聲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前將軍
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韞第二子欽繼封祗伏誅欽
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祕書郎
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
薨會齊受禪國除朗弟叡字元秀太子舍人爲元凶所
害追贈侍中謚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
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三千戶追謚叡曰宣王以
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
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

夏王食邑五千戶改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
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
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卽位督會稽
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大守
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謀反賜死叡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部兵校尉
追贈中書侍郎諡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
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
竝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
朗等凡十二人竝爲元凶所殺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

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爲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謚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永陽縣侯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竝爲前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竝曰殤侯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

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已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克實際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

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紘紘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醜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醜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

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慊吸蓋是當時其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一以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一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六州並領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噐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畧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

驥申怙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微寇作援彼爲元統
士馬桓桓旣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
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
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
見便應大有經畧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
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
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
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
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二十三
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

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
疑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
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平三年薨
其年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以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
忽也江夏王高祖雖居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觀朝
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
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
光幼主南面公旦之一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
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

戒斯為篤矣

林曾未云幾而無器全取古人以刻

大陳王南面公旦之重屬亦既歸自歸類本之

或言陳暴主隨無蘇色無建劍十以尊如自

區歸判都梁報公捕計之士問其然早以衣已

區止區夏王高師歸于外系土味大即之對時

史出曰無對平其以不歸恐其平其而不開

其平齊受師國制

並銀民軍練軍解

其字千如師中書

宋書卷六十一終

